

唐書



二十六

唐張徐列傳第三十八

唐書百十三

唐書百十三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瑾之孫其先自北海內徙武德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典書坊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太子廢出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畝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矢色衆皆悚伏俄持節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它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臣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絕意帝歎曰爲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

心若鐵石云永徽元年拜御史大夫蕭齡之嘗任廣州都督受賊
當死詔羣臣議請論如法詔戮于朝堂臨建言羣臣不知天子所
以議之之意在律有八王族戮于隱議親也刑不止大夫議貴也
今齡之貪賊狼戾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它囚故議之有司又令
人死非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爲後世法帝然之齡之齊高帝五
世孫由是免死臨累遷吏部尚書初來濟謫台州李義府謫普州
臨奏許禕爲江南巡察使張倫劍南巡察使禕與濟善而倫與義
府有隙武后嘗在義府察知之謂臨遣所私督其過坐免官起爲
潮州刺史卒年六十臨儉薄寡欲不好治第宅性勞通專務掩人
過見妻子必正衣冠

兄岐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從王征討掌書檄貞觀中官吏部侍
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爲限較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爲
法終益州長史贈太常卿子之奇給事中坐章懷太子屬徙邊後
除括蒼令與徐敬業起兵誅臨孫紹

紹神龍時爲太常博士遷左臺侍御史度支員外郎常兼博士韋
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紹曰鼓吹本軍容黃帝
戰涿鹿以爲警衛故曲有靈夔吼鵬鷲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
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
設容得接閨闈哉在令五品官皆葬無給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則
假四品蓋班秩在夫若子請置前詔用舊典不省中宗始郊國子
祭酒祝欽明等知韋后能制天子欲迎諂之卽奏以皇后亞獻安
樂公主終獻又四時及列帝誕日遣使者詣陵如事生紹以爲非
禮引正誼固爭帝又詔武氏陵及諸武墓皆置守戶紹謂吳順二
陵守戶五百與昭陵同在令先世帝王陵戶二十今雖崇奉外家

宜準附常典又親王墓戶十梁魯乃追贈不可踰真王褒德衛卒
至踰宗廟不可明甚請罷之又言比羣臣務厚葬以備人象驂眩
耀相矜下逮衆庶流宕成俗願按令切敦裁損凡明器不許列衢
路惟陳墓所昏家盛設障車擁道爲戲樂邀貨捐貲動萬計甚傷
化紊禮不可示天下事雖不從議者美歎睿宗卽位數言政損益
再遷給事中兼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講武驪山紹以典儀坐
失軍容當斬帝怒甚執蘇下左右猶冀少貸金吾將軍李邕遽傳
詔斬之時深咎邕帝亦悔俄詔罷邕官擯于家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幼孤事
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爲長史嘗歎
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
二人以佩刃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爲嫌若某

允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
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再遷水部員外郎時兄
文琮爲戶部侍郎於制兄弟不並臺閣出爲雲陽令累授東西臺
舍人參知政事乾封二年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遂與勣同
爲宰相俄知左史事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
京師養廐馬萬匹帑廩虛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
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
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固常懷懷于有仁臣願撫之無
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繒錦百段爲減廐
馬數千改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
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因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
平恕方戴胄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諸囚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

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議悉心紕駁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佗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卽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卧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二虜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詔可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諡曰懿以嘗事孝敬皇帝詔陪葬恭陵四子潛爲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韋溫誅涉爲亂兵所殺

文瓘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貞觀中爲治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頌優制褒美拜戶部

侍郎坐房遺愛從母弟山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瓘丁教曰春秋二社本于農今此州廢不立尚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神在于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卒于官

子錫久視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代其甥李嶠爲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與鄭杲俱知選坐洩禁中語又賊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懼日膳豐鮮無損貶味道徒步赴遠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旣而流循州視龍中累遷工部尚書兼修國史東都畱守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卒文瓘從父弟文收終太子率更令善音律著新樂書十餘篇

徐有功名弘敏避孝敬皇帝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縣男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吏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鉤逮掩擗護送楚掠凝慘又汙引天下豪桀馳使者卽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於是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琅邪王沖責息錢于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沖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沖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爲沖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

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虺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爲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貞是已旣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陞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巖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亾卽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亾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如此護宥者數十百姓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

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構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面欺者亦斬在古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卽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

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諉囑公行驚誘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鞫諷結斷刑慘獄嚴革命歲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姦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關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寃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不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厯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實孝謹妻龐爲其奴怖以妖祟教爲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鞠之龐當死子希城訟寃有功能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左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

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冤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爲少哀然疾之如讎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卽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開元初竇希城等請以已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德由是自大理司直遷恭陵令會昌中追諡忠正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宗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義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

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五世孫商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焰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渠不信夫

商字義聲或字秋卿客新鄭再世因爲新鄭人幼隱中條山擢進士第大中時擢累尚書左丞宣宗詔爲巡邊使使有指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峨山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凡千人裝紙爲鏡勁矢不能洞徒節山南東道襄多山棚爲票賊商取材卒爲捕盜將別爲屯營寇所發輒迹捕捕必得遂爲精兵江西都將反韋宙乘傳抵山南發兵商命部將韓季友以捕盜營士往賊平宙表畱季友所部爲綱紀咸通初以

刑部尚書爲諸道鹽鐵轉運使封東莞縣子四年進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出爲荆南節度使累進太子太保卒子彥若事僖宗爲中
書舍人昭宗立再用爲御史中丞張濬師敗太原以彥若爲戶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代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不得入還
爲御史大夫乾寧初復當國進位太保齊國公崔胤專政以彥若
位已右不悅以平章事爲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而行軍司馬劉
隱因主畱務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于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
常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唐張徐列傳第三十八

終

張徐列傳

唐書百十三

崔徐蘇豆盧列傳第三十九

蘇豆盧列傳

唐書百十四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累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
中宗爲太子時選侍讀典東朝章疏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啓母碣
歎美之及已封卽命銘朝覲禪授著作佐郎遷右史進鳳閣舍人
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
市多淫巧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斂工商而不及
往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搖之市
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細人無所容久必爲亂天下
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
南走蠻北走狄今江津河滸列鋪率稅檢覆稽畱加主司僦略邀
丐則商人廢業魏晉齊隋所不行況陛下乎有如師興費廣雖倍
算商旅加斂齊人可也后納之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士融與李

嶠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降節佞附易之誅貶袁州刺史召授國子司業與修武后實錄勞封清河縣子融爲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謨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
麟臺云年五十四贈衛州刺史諡曰文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爲融所笑引爲服總麻六子其聞者禹錫翹禹錫開元中中書舍人贈定州刺史諡曰貞翹禮部尚書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成孫巨右補闕亦有文曾孫從

從字子又少孤貧與兄能偕隱太原山中會歲饑拾橡實以飯講學不廢擢進士第從山南巖震府爲推官以母喪免兄弟盧纂手藝松栢喪闋不應辟命久之纂舉引爲西山運務使奏遷判官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解已具從疑其寃縱不治俄得真盜臯卒劉闢反欲并東川從以言論止闢闢怒從乃募兵嬰城守闢

方悉兵拒高崇文戰而敗從完州自如盧坦表宣州副使入爲殿中侍御史遷吏部員外郎里時史給選者成牒以先後丐賊從一限出之後遂爲法裴度爲御史中丞奏以右司郎中知雜事度已相代爲中丞所彈治不屈權幸事繫臺閣而付仗內者必請還有司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李絳以寵得京兆尹爲莊憲太后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徭費爲功至不治道輜車畱渭橋久不得進從三劾之無少貸俄授陝虢觀察使遷尚書右丞王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也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很譎非單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毬場宣詔爲陳逆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貌愈恭至泣下卽榜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帝欲遂相監軍使揣知爲用事者求金從不肯答用是不

得相長慶初絲尚書左丞領鄜坊節度屬部多神策屯軍數亂法
驕橫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
遺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盜境寶曆初爲東都留守
故事畱司官入宮城門列晨衙見畱守吏誕傲久廢至是復行召
拜戶部尚書宰相李宗閔以從裴度李德裕所善內不喜從求除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告滿百日去於是衆譁語不平宗閔懼復授
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貲產
奴婢有貫率錢畜羊有口算又賀麴牟其羸以佐用度從皆蠲除
之官吏俸帛常加倍以給獨節度使則否從皆與之同大和六年
卒年七十二下有剗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諡曰貞從爲人嚴偉立
朝稜稜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讓階品當立門戟終不請位
方鎮內無聲妓娛玩士大夫賢之

能字子才朱泚之亂渾瑊以朔方軍戰武功引佐幕府進累侍御
史河東鄭儋表爲判官累遷黔中觀察使以讒坐貶從爲中丞奏
以自代繇將作監授嶺南節度使與從皆秉節居鎮世傳爲榮卒
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從子慎由安潛能子彥曾

慎由字敬止聰警彊記資端厚有父風采繇進士第擢賢良方正
異等鄭滑高銖辟府判官入爲右拾遺進翰林學士授湖南觀察
使召還由刑部侍郎領浙西入遷戶部侍郎判戶部始慎由苦目
疾不得視醫爲治刮適愈而召俄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與蕭鄴有隙鄴輔政引劉瑑而出慎由爲東川節度使初宣宗
餌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患無其端
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爲有名帝惡之不答鄴等乘是譖
去之時大中十二年也咸通初徙華州刺史改河中節度使以吏

部尚書請老授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贈司空諡曰貞子胤別傳
安潛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歷江西觀察忠武節度使乾符初
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首請會兵
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
宋州時宋威屯曹州而官軍數却賊圍宋益急自勉收南月城斬
賊二千級仙芝夜解去宰相鄭畋建言請以陳許兵三千隸宋威
而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隸麾下畋謂威有疑忿必殺
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畀威是自勉以功受辱安潛抗賊有功乃取
銳兵付威後有緩急何以戰是勞不蒙賞無以示天下詔止以四
千付威餘還自勉俄代高駢領西川節度使倚駢爲姦利者安潛
皆誅之數更除繆政於是盜賊衰蜀民以安宰相盧攜素厚駢乃
誣以罪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僖宗避賊劍南召爲太子少師

王鐸任都統表以自副鐸解兵安潛復爲少師東都畱守青州王
敬武卒詔拜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會敬武子師範專地
不得入而還後遷太子太傅卒贈太子太師諡貞孝安潛於吏事
尤長雖位將相閱具獄未嘗不身聽之

彥曾咸通初繇太僕卿爲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卞急爲政剛猛
徐軍素驕而彥曾長于撫民短治軍士多怨之初蠻寇五管陷交
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
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稟賜乏請
無發兵復畱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龐勛爲
將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衆千餘北還自浙西趨淮南達泗口
所過先遣俳兒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過彥曾命牙將田厚簡慰
勞而用都虞候元密伏甲任山館擊賊勛遣吏給言士思歸不敢

過請至府解甲自歸彥曾斬其吏助陷宿州發廩錢募兵忘命者
從亂如歸船千艘與騎夾岸譟而進彥曾料丁男乘城或勸率衆
奔兗州彥曾曰我方帥也奉命守此惟有死爾斬議者一人號于
衆俄而勛傅城城中大霧如墮彥曾悉誅賊家屬勛衆四面超墉
入囚彥曾大彭館有曹君長者說勛曰貴者不竝處今朝廷未以
畱後命公益觀察使存爾勛乃殺彥曾於寢自監軍使逮官屬皆
死始彥曾治第鄭州引水灌沼水十步忽化爲血署張佛筵液蜜
爲人一昔鼠齧皆斷首徐有子亭下潞水爲沱彥曾導清河灌之
鑄石龍首注溝蔽以屋徐人謂屋覆龍於文爲龐清河崔望也爲
吞噓云贈刑部尚書乾符中錄其子祐之爲滎陽尉徐吏有路審
中者彥曾知其能頗任之旣遇害賂守卒斂藏其尸張玄稔攻徐
州審中率死士應官軍開南白門官兵人因得破勛後位嵐州刺

史鄭畋謂審中節貫神明請擢爲右羽林將軍詔可有許鐸者罷
武城令客於徐勛脅以官不從彥曾官屬被囚鐸潛饋資糧及死
爲收瘞匿免其子弟賊平乃皆歸其喪詔拜石首令賜銀緋僚官
焦璐溫廷皓李悅崔蘊柳泰盧崇嗣韋廷範贈官有差錄其子官
之

徐彥伯兗州瑕丘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爲文結廬太行山下辭
元超安撫河北表其賢對策高第調永壽尉蒲州司兵參軍時司
戶韋嵩善判司士李巨工書而彥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遷職方
員外郎奉迎中宗房州進給事中武后換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
天下選而彥伯李嶠居首選宗正卿出爲齊州刺史帝復位改太
常少卿以修武后實錄勞封高平縣子爲衛州刺史政善狀璽書
嘉勞移蒲州以近畿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縟擢修文館

學士工部侍郎歷太子賓客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彥伯事寡嫂謹撫諸姪同己子秉筆累朝後來翕然慕倣晚爲文稍彊澀然當時不及也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爲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爲戒世云

蘇味道趙州樂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逮冠州舉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才之會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爲左金吾衛將軍情味道作章攬筆而具閒徹清密當時盛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爲真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

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爲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召爲天官侍郎聖曆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喪事味道因役庸過程遂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易之敗坐黨附貶眉州刺史復還益州長史未就道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爲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摸稜手性友愛其弟味元味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屑所論著行于時

豆盧欽聖雍州萬年人祖寬隋文帝外孫爲梁泉令高祖定關中與郡守蕭瑀率豪姓進款擢累殿中監子懷讓尚萬春公主詔寬用魏太和詔去豆姓著盧貞觀中遷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芮國

公卒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定復其舊姓欽望累官越州都督司賓卿長壽二年拜內史封芮國公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入爲司府卿遷秋官尚書中宗還東宮拜太子宫尹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罷爲太子賓客帝復位擢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三思等怙勢宜烝窺間王室戮忠戚缺翼非常不能有所裁抑獨謹身諄諄自全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卒年八十贈司空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諡曰元武后時宰相又有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略可述者附左方史務滋宣州溧陽人累吏勞遷司賓卿進拜納言后革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爲侍御史來子珣誣其反詔務滋與來俊臣雜治俊臣言務滋與囚善掩其反狀后命俊

臣并治遂自殺

崔元綜鄭州新鄭人祖君肅武德中爲黃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格慎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尤護細槩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制鞠獄必澡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人畏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摺紳爲慶會赦還除監察御史遷蒲州刺史致仕善攝生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安城人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爲過卒贈貝州刺史

平觀貝州陳史

上徐蘇豆盧列傳第三十九 終

蘇川也鳳苞
氏開國南中

唐書百十四

狄郝朱列傳第四十

蘇川也鳳苞
氏開國南中

唐書百十五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闔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

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
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
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
相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
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
廷借之賢如本立者不尠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爲
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歧州亾卒數百剽行人道不
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
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
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
出如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
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如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

真丈夫哉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
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
千七百房止畱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
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
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
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誑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
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
爲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
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
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
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縊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
人殺降以爲功寃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

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胄子數千几幾詔耶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卽臣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卽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于者淺弛卽丐筆書帛道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

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臣反何耶對曰不臣反死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爲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

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徂以浸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荐飢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也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貞觀中克平九姓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亾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敕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爲君長省江南轉饟以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

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耐姑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忤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追

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爲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爲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別屋賣田人不爲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爲淵疏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爲邊鄙暫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爲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與時無輩者是時李楷固

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垂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爲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諡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景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中宗卽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子光嗣景暉

光嗣聖曆初爲司府丞武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歷淄許貝三州刺史母喪奪爲太府少卿固讓睿宗嘉其誠許之累遷揚州長史以罪貶歙州別駕卒景暉官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虐民苦之因其毀其父生祠不復奉至元和中田弘正鎮魏博始奉葺之血食不絕族孫兼謨

兼謨字汝諧及進士第辟襄陽使府剛正有祖風令狐楚執政薦授左拾遺數上書言事歷刑部郎中斬鄧鄭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改蘇州以治最擢給事中左藏史盜度支繕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帝問之對曰典史犯贓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與其失信寧失罪人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爲憚遷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綱

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顧望則職業廢矣卿
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兼謨頓首謝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
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爲陛下守土宣國
詔條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已貽弊一方爲諸道缺望
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繇是貶蔡州別駕歷兵部侍郎河東節度使
還爲尚書左丞武宗子峴封益王命兼謨爲傅俄領天平節度使
辭疾以祕書監歸洛陽遷東都留守卒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國拜
滁州刺史封甌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緡贈之已能
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略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
郎襲父爵兄弟友睦事諸舅謹慎再轉滕王友恥爲王府屬棄官
去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爲汎江

道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
胡牀體胖安餐乾糲不顧密界料精銳擊之虜卻衆壯其謀入拜
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遂餌之處
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
邇娑寐案其方書爲祕劑取靈蘄怪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
而大漸上醫不知所爲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取笑夷狄故
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第拜盧伽逸多爲懷
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
宰相皆畱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爲守禦而重門擊柝
庸待不虞邪我嘗疑秦法爲寬荆軻匹夫耳七首竊發羣臣皆荷
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
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

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爵臺望之無
敢救者時王修爲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
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修察變識幾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
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暨
仁也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中道也
帝曰善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
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
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斂轡却謂朕
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爲實處俊曰先
帝仁恩溥博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擢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
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
表左使李仁實欲刪整僞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觀酺翔鸞

明板有者字

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
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
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
爭負勝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
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遜
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
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譴見于天下降災
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帝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
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宗少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
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
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爲太子少
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帝哀歎

宗明板

其忠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自官赴哭。官庀葬事。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爲白，帝曰：「處俊阼死，諉臣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惻然答其意，止賻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圜、師同里俱官，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爲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

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死后怒，令離儼其尸，斷夷祖父棺冢。自是訖後世，將刑人必先以木丸塞口云。

朱敬則，字少通，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振其急難，不責報於人。

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善。咸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爲中書令。李敬玄所毀，故授洹水尉。久之，除右補闕。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益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旣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唯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

書重攻戰尊首級則復道爭功拔劍擊柱晷漏之不保何十二帝
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遠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芻
狗捐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況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
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
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
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飢不鼎食卽向
時祕策今之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遠廬遺糟粕
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
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
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
其彙史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
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時賦斂煩重

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
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
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俄改成均
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
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
繫其爲人出爲鄭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駿
善貶涪州刺史旣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
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貲產
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也嶺表蠻叛以裴懷古有
文武才用爲桂州都督蠻服其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爲鳳閣舍
人張思敬爲右史皆稱職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
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始崔寔

仲長統王朗曹罔論封建指秦爲失敬則以爲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論明之儒者以爲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竝褒復矣尚有遺者耶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爲宗楚客再祖雍等所誣謫守刺史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干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啓之於是追贈祕書監諡曰元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郭山暉負半千魏知古共諡爲孝友先生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益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俊固爭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姦人銜怨仇揣以違葢所謂直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織之獄衰時而後言者歟

路元徽冒取其貨
首領皆墨民詣府訴府
交通犯者痛論以法
下詔賜瑞錦雜綵以
侍郎同鳳閣
攸宜破契丹凱還且獻
而不作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息月時以爲疑有

而必言其規

高宗舉天下以對恭洎隋帝汜汜一精而錄錄之精爽也
寸高宗舉天下以對以斬司與對因甲不與乘夫劍又與至其人
監與之曰如日與與我大知此對正請夾之以派對以與各言

二王韋陸一李杜列傳第四十一

唐書百十六

唐書百十六

王綝字方慶以字顯其先自丹陽徙雍咸陽父弘直為漢王元昌
友主好畋游上書切諫王稍止然益疏斥終荆王友方慶起家越
王府參軍受司馬遷班固二史於記室任希古希古它遷就卒其
業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前都督
路元叡冒取其貨船酋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始部中
首領沓墨民詣府訴府曹素相餽謝未嘗治方慶約官屬不得與
交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內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
一下詔賜瑞錦雜綵以著善政轉洛州長史封石泉縣子遷鸞臺
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神功初清邊道大總管武
攸宜破契丹凱還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鼓吹備
而不作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為疑荀訥謂禮有

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時忌年愈無理據世用其言臣謂軍
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武后幸玉泉祠以山道險欲御腰輿方慶
奏昔張猛諫漢元帝乘船危就橋安帝乃從橋今山阿危峭陞道
曲狹比於樓船又復甚危陛下奈何輕踐畏塗哉后爲罷行方慶
嘗以令葦及大功喪未葬不聽朝賀未除弗豫享宴比羣臣不遵
用顏素教誼不可長有詔申責內外畏之后嘗就求義之書方慶
奏十世從祖羲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
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
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
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御武成殿編示羣臣詔中書舍人崔融
序其代閱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士人歆其寵以老乞身改麟臺
監修國史中宗復爲皇太子拜方慶檢校左庶子后欲季冬講武

有司不時辦遂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
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
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
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今孟春講武以陰政
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願陛下
不違時令前及孟冬以順天道手制袞允是歲真拜左庶子進封
公奉入同職事三品兼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
太子名者晉山濤啓事稱皇太子不名孝敬爲太子更弘爲崇沛
王爲太子更賢爲文今東宮門殿名多嫌觸請一改之以協舊典
制可長安二年卒贈兖州都督諡曰貞中宗復位以東宮舊臣贈
吏部尚書方慶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
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爲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減祕府圖書

皆異本方慶歿後諸子不能業隨皆散亾孫備六世孫瓌別傳瓌曾孫搏

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羣臣示中興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爲不誣矣

備字靈龜明經調莫州參軍辟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幕府時契丹屈烈部將謀入寇河北騷然備至虜中脅說禍福虜乃不入安祿山叛拜博陵常山二太守副河北招討卒贈太常卿自褒至備六世封石泉云備孫遂

遂好興利操下以嚴累遷鄧州刺史太府卿西北供軍使與度支

潘孟陽爭營田事憲宗怒出遂爲柳州刺史親吏韋行素柳季常當受課料兩池吏見遂斥卽抵以罪始詔書出左丞呂元膺劾遂補吏犯贓法當坐而詔稱清能業官按遂犯有狀不宜謂清且柳大州不可使治帝喻之乃下會兵宿淮西亟財賦藉遂幹彊拜宣歙觀察使蔡已平師東討李師道召爲光祿卿淄青行營糧料使辭卿職換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始調兵食歲三百萬俄而賊誅遂簿羨貲百萬以獻帝高其能于時析齊爲三鎮卽拜遂沂兗海觀察使遂資編刻杖扑皆踰制盛夏治署舍牆垣程督慘峭將吏素悍戾遂輒罵曰反殘賊人人羞忿裨校王弁與役人浴于川語曰天方雨牆且毀等罪耳乃謀亂明日遂方燕弁率其黨挾兵進遂驚匿厠下執而數其罪殺之其副張敦實官屬李矩甫皆死弁自知畱事帝以沂海新定畏青鄆亦搖乃拜弁開州刺史

至徐州械送京師斬東市監軍上遂所製杖出示於朝爲戒云
搏字昭逸擢進士第辟佐王鐸滑州節度府累遷蘇州刺史久之
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乾寧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董昌誅出爲
威勝節度使未行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浙東西宣撫使會錢鏐兼
領二浙故畱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昭宗建嫡
后搏請因赦天下以尊大其禮正拜右僕射遷司空封魯國公初
中官權盛帝欲翦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羣宦不平構藩鎮
內脅天子搏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偏聽產亂古所戒也今
奄人盜威福偏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
徐以計去之事急且有變崔胤與搏竝位素忌搏明達有謀卽劾
搏爲中官外應會胤罷宰相疑搏擠斥乃厚結朱全忠薦已復輔
政卽誣搏與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交私將危社稷全忠因顯疏

其尤光化三年罷爲工部侍郎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參軍
事賜死藍田驛

韋思謙名仁約以近武后父諱爲嫌遂以字行其先出雍州杜陵
後客襄陽更徙爲鄭州陽武人八歲喪母以孝聞及進士第累調
應城令負殿不得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以
小疵棄大德邪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懼
州縣爲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罷爲同州
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猶直觸機輒發暇卹
身乎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錄錄保妻子
邪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爲倉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
爲數旬客以重吾府改侍御史高宗賢之每召與語雖甚倦徙倚
軒檻猶數刻罷疑獄劇事多與參裁武侯將軍田仁會誣奏御史

張仁禕帝廷詰仁禕懦不得對思謙爲辯其枉因言仁會營罔陷人不測者詞旨詳暢帝善之仁禕得不坐累遷右司郎中尚書左丞振明綱轄朝廷肅然進御史大夫性謇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爲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鶚鷹鷂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帝崩思謙扶疾入臨涕泗冰須俯伏號絕詔給扶持轉司屬卿復爲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御史鈞禮思謙獨不答或以爲疑思謙曰班列固有差奈何尚姑息邪垂拱初封博昌縣男同鳳閣鸞臺三品轉納言辭疾不許詔肩輿以朝聽子孫侍以太中大夫致仕卒贈幽州都督子承慶嗣立承慶字延休性謹畏事繼母爲篤孝擢進士第補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悉委之王爲太子遷司議郎儀鳳中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嗜聲色興亡功承慶見造作玩好浮廣倡優鼓吹謹護戶奴小人

皆得親左右承顏色恐因是作威福宜加繩察乃上疏極陳其端又進諭善箴太子頗嘉納承慶嘗謂人所以擾濁浮躁本之於心乃著靈臺賦譏揣當世亦自廣其志太子廢出爲烏程令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畱思雖大詔令未嘗著藁失大臣意出爲沂州刺史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夫構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餘艘若亟毀而敗則是底朽木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堯舉舜猶歷試諸難况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萬機畀小人哉書聞不報未幾復爲舍人掌選病免改太子諭德歷豫虢二州刺史有善政轉天官侍郎修國史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之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誅承慶以素附離免冠待罪時議草赦令咸推

承慶召使爲之無梳色誤辭援筆而就衆歎其壯然以累猶流嶺表歲餘拜辰州刺史未行以祕書員外少監召監修國史封扶陽縣子詔撰武后紀聖文中宗善之遷黃門侍郎未拜卒帝悼之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會葬因拜黃門侍郎繼其位贈禮部尚書諡曰溫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卽遣奴自捶母感寤爲均愛世比晉王覽第進士累調雙流令政爲二川最承慶解鳳閣舍人武后召嗣立謂曰爾父嘗稱二子忠且孝堪事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卽拜鳳閣舍人時學校廢刑濫及善人乃上書極陳永淳後庠序隳散胄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章句之選弛貴閥後生以微幸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垂拱間仕入彌多公行私謁選補逾濫經術不

聞猛暴相夸陛下誠下明詔追三館生徒救王公以下子弟一入太學尊尚師儒發揚勸獎海內知嚮然後審昇銓總各程所能以之臨人則官無曠民樂業矣又曰揚豫以來大獄屢興窮治連捕數年不絕大猾伺間陰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正不赦之辜恣行楚慘類自誣服王公士人至連頸就戮道路藉藉咸知其非而鍛鍊已成不可翻動小則身誅大則族夷相緣共坐者庸可勝道彼皆報讎復嫌苟圖功求官賞耳臣願陛下廓天地之施雷雨之仁取垂拱以來罪無重輕所不赦者普皆原洗死者還官生者霑恩則天下瞭然知向所陷罪非陛下意也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爲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爲朕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

請先行以示羣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大夫楊再思等十八人悉補外未幾承慶知政事嗣立以成均祭酒徙魏洛二州政無它異坐善二張貶饒州長史繇相州刺史入爲黃門侍郎轉太府卿修文館大學士中宗景龍中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又恩倖食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皆據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數州隨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樂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無復如平民有所損免爲封戶者亟於軍興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言願停徵封一切附租庸輸送不納嗣立建言今廩帑耗竭無一歲之儲假遇水旱人須賑給不時軍興士待資裝陛下何以具之伏見營立寺觀累年不絕鴻侈繁麗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地藏開發蟄蟲傷露上聖至慈理必不然準之道法則乖質之生人則損陛下豈不是思又食封之家日月猥衆凡用戶部丁六十萬人課二絹則固一百二十萬臣見太府歲調絹纔百萬匹少則十之二有所貸免曾不半在比諸封家所入已寡國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三十家今橫恩特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天下租賦在公不足而私有餘又封家徵求各遣奴阜凌突停漁百姓怨嘆或貨易斷盜誅責紛紜曾無少息下民窶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一送太府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臣聞設官建吏本於治人而務安之也明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人未試而遽遷務進徼幸比肩係踵故文者治官則回邪賦汗武者治軍則庸懦怯弱補授亾限員外置官吏

困供承官竭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設爵待士才者有之

不才者進則有才之路塞賢人據正遠僥倖之門僥倖開則賢者
隱矣賢者隱則人不安國將危矣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
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
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二
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
太平帝不聽嗣立與韋后屬疏帝特詔附屬籍顧待甚渥營別第
驪山鸚鵡谷帝臨幸命從官賦詩制序冠篇賜況優備因封嗣立
逍遙公名所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栴藤盤數十物唐隆
初拜中書令韋后敗幾死于亂寧王為赦免出為許州刺史以定
策立睿宗賜封百戶徙汝州人為國子祭酒太子賓客坐宗楚客
等削遺制事不執正貶岳州別駕再徙為陳州刺史開元中河南
道巡察使表其廉欲復用會卒年六十六贈兵部尚書諡曰孝初

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黃門侍郎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
政事父子竝為宰相世罕其比有二子恒濟知名

恒開元初為礪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
朴趣辦恒不立威而事給姑子御史中丞宇文融薦恒有經濟才
讓以其位擢殿中侍御史累轉給事中為隴右河西黜陟使時河
西節度使蓋嘉運恃左右援橫恣不法妄列功狀恒劾奏之人代
其恐出為陳畱太守卒

濟開元初調鄆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眾謝有詔問所
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官於是擢濟
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竝貶為刺史濟四遷戶部侍郎為太
原尹著先德詩四章世服其典懿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
之濟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終馮翊太守子與夏令亦

以能政聞

嗣立孫弘景擢進士第數佐節度府以左補闕召爲翰林學士蘇光榮爲涇原節度使弘景當草詔書辭不如旨罷學士累遷度支郎中張仲方黜李吉甫諡得罪憲宗意弘景撻助出爲綿州刺史李夷簡鎮淮南奏以自副召入再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賂權近擢太僕卿弘景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親者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時蕭俛輔政弘景議論常佐佑之還再遷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貴幸憚其嚴不敢恩以私歷陝虢觀察使召拜尚書左丞駁正吏銓所除六十餘官不當進資於是鄭綱丁公著楊嗣復皆奪俸郎吏肅然望風修整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與御史詳讞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邪虞卿多朋助自謂必見納及

是惶恐去遷禮部尚書東都畱守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尚賴爲長慶名卿陸元方字希仲蘇州吳人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伯父東之善書名家官太子司議郎元方初明經後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使還除殿中侍御史擢鳳閣舍人秋官侍郎爲來俊臣所陷后置不罪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附會李昭德貶綏州刺史擢天官侍郎兼司衛卿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鸞臺又薦其友崔玄暉有宰相才后知無它復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進文

昌左丞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羣臣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取奏豪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又曰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有一桺生平所緘鑰者歿後家人發之乃前後詔敕贈越州都督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景融尤知名

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參軍事時吉頊與元方同爲吏部侍郎頊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富頊曰爲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邪卒以授俄遷監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爲言之遂竝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爲時推向湜嘗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旣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

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竇融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爲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兗國公賜封戶二百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羣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不者去於是投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爲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劔南按察使爲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當峻扑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

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弟澄其源，何憂不簡邪？故所至民吏懷之，入爲太子詹事，歷戶部尚書，知吏部選事。母喪免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丞相，諡曰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焉。

弟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景融長七尺，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以蔭補千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書，東京留守，卒贈廣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爲損，威人多其友，四世孫希聲。

希聲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商州刺史鄭愚表爲屬後去，隱義興久之，召爲右拾遺。時儉腐秉權，歲數歉，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凋敝，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株蔓數十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召爲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少師罷。李茂貞等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元。方從父餘慶。

餘慶陳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已冠名，未顯。兄玄表，喏曰：爾名宦不立，奈何？餘慶感激，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補蕭尉，累遷陽城尉。武后封嵩山，以辦具勞，擢監察御史。聖曆初，靈勝二州党項誘北胡寇邊，詔餘慶招慰，喻以恩信，蕃酋率衆內附，遷殿中侍御史，鳳閣舍人。后嘗命草詔殿上，恐懼不能得一詞，降左司郎中。久之，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慶於寒品，晚進必

悉力薦藉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開元初爲河南河北宣撫使
薦富春孫述京兆韋述吳興蔣洌河南達奚珣後皆爲知名士遷
大理卿終太子詹事諡曰莊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
宋之間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餘慶才不
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初武后時酷吏用事宗朝佞臣貴
主斜封大行蹈利膏禍之人與相乾沒雖亟貴驟用而戮不反踵
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

子瓌字仲采舉明經補長安尉以清幹稱開元初中朝臣子弟不
任京畿改新鄉令人爲立祠用按察使宇文融薦遷澠池令累遷
兵部郎中東曠騎使還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擢勒姦豪人不敢
犯爲中書令蕭嵩所器嵩罷佗宰相俾陰廉嵩短瓌曰與人交過
且不可言況無有邪以是忤貴近出爲太原少尹累徙西河太守

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穿瓌至徹之而虎不爲暴

王及善洛州邯鄲人父君愕有沈謀隋亂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
君愕往說曰隋氏失御豪俊共救其亂宜撫納遺暉而保全之觀
時變待真主足下無尺寸之地兼旬之糧劫衆而興但恣殘剽所
過失望竊爲足下羞之君廓謝曰計安出答曰井陘之險可先取
君廓從其言遂屯井陘山高祖入關與君廓偕來拜君愕大將軍
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領左屯營兵與高麗
戰駐蹕山死于陣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陪葬昭陵及
善以父死事授朝散大夫襲邢國公爵皇太子弘立擢及善左奉
裕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
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匹除右千牛衛將軍帝
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羣臣非搜辟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橫

乃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病免召爲衛尉卿垂拱中歷司屬卿山東飢詔爲巡撫賑給使拜春官尚書出爲秦州都督益州長史加光祿大夫以老病致仕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虜盜邊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爲朕卧治爲屏蔽也因延問朝政得失及善陳治亂所宜后悅曰禦寇末也輔政本也公不可行畱拜內史來俊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不誅及善曰俊臣凶狡不道引亾命汗戮善良天下疾之不剿絕元惡且搖亂胎禍憂未既也后納之廬陵王之還密贊其謀旣爲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羣臣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將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時二張怙寵每侍宴無人臣禮及善數裁抑之后不悅曰卿年高不宜侍游燕但檢校閣中及善卽移病餘月后不復問歎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遂乞骸骨猶不許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

臺三品卒年八十二贈益州大都督諡曰貞陪葬乾陵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神龍初爲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須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齎贈制日知殞絕于道左右爲泣莫能視巡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服除累遷黃門侍郎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誠睿宗它日謂曰嚮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卽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

若狀于心無日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
開元三年卒日知貴諸子方總角皆通婚名族時人譏之後少子
伊衡以妾爲妻鬻田宅至兄弟訟鬪家法遂替云

杜景佺冀州武邑人性嚴正舉明經中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爲
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卽視事
先笞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爲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
日祿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真僞莫辨卽欲攪亂一
府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罷去旣乃除荊州司馬史歌
之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淺知名入爲司刑丞與
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改
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員外郎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武
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

已定待命于外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爲司刑設何預
秋官邪景佺曰詔令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爲守法擢鳳閣舍人
遷洛州司馬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
季秋出梨華示宰相以爲祥衆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周
家仁及行葦之比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卽爲災故曰冬無
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草木黃落而木復華瀆陰
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
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后曰真宰相會李昭德下獄景佺苦申救
后以爲面欺左遷溱州刺史入拜司刑卿聖曆元年復以鳳閣侍
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契丹入寇陷河北數州虜已去武懿宗欲
盡論其罪景佺以爲脅從可原后如其議罷爲秋官尚書坐漏省
內語降司刑少卿出爲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初名元方

垂拱中改今名

李懷遠字廣德邢州柏仁人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蔭而官吾志邪擢四科第累轉司禮少卿出爲本州刺史改冀州遷揚益二都督府長史徙同州刺史治尚清簡累遷鸞臺侍郎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平鄉縣男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爵趙郡公賜實封戶三百以老聽致仕中宗還京師召知東都留守復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嘗乘款段馬僕射豆盧欽瓘謂曰公貴顯顧當然邪答曰吾幸其馴不願它駿神龍二年卒帝賜錦衾斂自爲文祭之贈侍中諡曰成

子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爲回波詞或以謠言媚上或要巧謬寵至景伯獨爲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景雲中進太子右庶子時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詔羣臣普議景伯與太子舍人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彊幹弱枝經邦軌物之誼願罷都督畱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繇是停都督終右散騎常侍

子彭年有才剖析明悟歷遷中書舍人吏部侍郎與李林甫善常慕山東著姓爲婚姻引就清列典選七年卒以贓敗長流臨賀郡天寶十二載擢爲濟陰太守徙馮翊天子幸蜀陷於賊脅以僞官憂憤死贈禮部尚書

天寶十一一燾對為有劍太平武無隨天子幸嶺前以相資以謝官
慕山東清拔為激賦戶部尚書典選士五年以相資以謝官
千道平育木時沐明對選中書舍人吏部侍郎與李林甫善常
發中更給縣官清督絲古精總常科

陳外孫時輝之信風器備留麻史以相資以謝官
不請州公縣清督專主絲無賞對非其人則難重費主非靈節
事言置清督非其長清舉田普籍景自與太子舍人盧訥請今天
帝不與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虧官出景雲中與太子舍人謝

裴劉魏李吉列傳第四十一

裴劉魏李吉列傳第四十一

唐書百十七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見厚寡言笑有奇節補弘文生休澣它
生或出游炎讀書不廢有司欲薦狀以業未就辭不舉服勤十年
尤通左氏春秋舉明經及切補濮州司倉參軍歷御史起居舍人
寢遷黃門侍郎調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侍中高宗幸東
都留皇太子京師以炎調護帝不豫太子監國詔炎與劉齊賢郭
正一於東宮平章政事及大漸受遺輔太子是為中宗改中書令
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玄齡以僕射
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徒
政事堂於中書省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及授乳媪子五
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
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與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

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
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以定策功封
永清縣男后已持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
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
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在亾
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承嗣又諷
太后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以絕宗室孽劉禕之韋仁約畏默不
敢言炎獨固爭后愈銜怒未幾賜爵河東縣侯豫王雖爲帝未嘗
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
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起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
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峒曰炎受顧託身
總大權開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

遣御史大夫馮味道御史魚承暉參鞠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
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
左衛率將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顯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
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
劾或勉其遜辭炎曰宰相下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僮
石之贏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虜阿史那伏
念等五十餘人議者恨其媚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爲陰禍有
知云睿宗立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諡曰忠元範者申州義陽人介
廉有才以炎故流死舊州炎從子仙先

仙先未冠推蔭爲太僕丞炎死坐流嶺南上變求面陳得失后召
見盛氣待之曰炎謀反法當誅尚何道仙先對曰陛下唐家婦身
荷先帝顧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辟

奈何遽王諸武斥宗室炎爲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內憤怒臣愚
謂陛下宜還太子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桀乘時而動不可不懼
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流瀼州歲餘逃歸爲吏蹟捕流北廷無
復名檢專居賄五年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爲妻妻有黃金駿馬牛
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廷屬京師多其客訶候朝廷事聞
知十常七八時補闕李秦授爲武后謀曰讖言代武者劉劉無彊
姓始流人乎今大臣流放者數萬族使之叶亂社稷憂也后謂然
夜拜秦授考功員外郎分走使者賜墨詔尉安流人實命殺之仙
先前知以橐它載金幣賓谷奔突厥行未遠都護遣兵追之與格
鬪爲所執械繫獄以狀聞會武后度流人已誅畏天下姍謂更遣
使者安撫十道以好言自解釋曰前使使尉安有罪而不曉朕意
擅誅殺殘忍不道朕甚自咎今流人存者一切縱還絲是仙先得

不死中宗復位求炎後授仙先太子詹事丞遷秦桂廣三州都督
坐累且誅賴宰相張說右之免官久乃擢范陽節度使太原京兆
尹以京師官冗奏罷畿縣員外及試官進工部尚書年八十六以
東京畱守累封翼城縣公卒官下

劉禕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父子翼字小心在隋爲著作郎峭直
有行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李伯藥曰子翼言人人都不憾貞
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道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
所居爲孝慈里母已喪召拜吳王府功曹參軍終著作郎弘文館
直學士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
郭竝直昭文館俄遷右史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偕
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文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
權時謂北門學士兄懿之亦給事中同兩省先是姊爲內官武后

遣至外家問疾禕之因賀蘭敏之私省之坐流儻州后爲丐還除中書舍人儀鳳中吐蕃寇邊帝訪侍臣所以置之討之之宜人人異謀禕之獨勸帝夷狄猶禽獸雖被馮陵不足校願戢威綏百姓之急帝納其言俄拜相王府司馬檢校中書侍郎帝謂曰卿家忠孝朕子賴卿以師矩冀蓬在麻不扶而挺也后旣立王爲帝以其參奉大議愈親之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縣男方是時詔令叢繁禕之思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內史騫味道謂曰太后旨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非於上貶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賜物百段后因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以手足疾移於腹背尚爲一體乎禕之引咎於已忠臣也納言王德真推順曰戴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爲時所服后曰善後私語

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盍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曰禕之乃負我垂拱中或告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元榮金與許敬宗妾私通太后遣肅州刺史王本立鞠治以敕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救后以爲拒制使賜死于家年五十七初禕之得罪睿宗以舊屬申理之姻友冀得釋禕之曰吾死矣太后威福由已而帝營救速吾禍也在獄上疏自陳臨誅洗沐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占爲表子號塞不能書禕之乃自捉筆得數紙詞懇哀到人皆傷之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悵歎其文后惡之貶翰巫州司法參軍思鈞播州司倉參軍睿宗嗣位贈禕之中書令翰者嘗爲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次寧州時狄仁傑爲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就館以筆紙置于案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毋久留卽命駕去性寬簡讀老子

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官改麟臺郎云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祖士廓仕齊爲輕車將軍玄同進士擢第調長安令累官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善流嶺外旣廢不自護藉乃馳逐爲生事上元初會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表其材拜政州長史再遷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詔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鹿男上疏言選舉法弊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誼寢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武德貞觀庶士草創人物因乏天祚大聖享國永年異人閒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迭集猥至十不收一取捨淆紊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

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尙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竝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爲制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庹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況天下之大士類之衆可委數人手乎又尸厥任者閒非其選至爲人擇官爲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而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莅官者不可以無學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一皆早仕弘文崇賢千牛輦脚之類程較旣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所謂胥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

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
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
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梁肉故當衰弊
之乏則磨策朽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遴柬髦俊而使之今選者
猥多宜以簡練爲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竝得薦士此誠仄席
旁求意也但褻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莫慎所舉而
苟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臯陶旣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
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
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但願望魏晉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遵
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卽所用詳所失鮮矣不納進拜文昌左丞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遷地官尚書檢校納言玄同與裴炎
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

坐誅玄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玄同曰明
府可去矣毋久畱興以爲沮已銜之至是誣玄同言太后老矣當
復皇嗣后不察賜死于家年七十三初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曰
丈人盍上變冀召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爲告
事人玄同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第進士爲御史主簿開元中
至穎王傅

李昭德雍州長安人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郇令裴仁軌
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
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
意解繇是免死遷侍御史母卒廬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弔表
異其閭歷治書侍御史有能名永徽初擢御史大夫爲褚遂良所
惡出爲邢魏二州刺史乾祐雖彊直而昵小人嘗爲書與所善吏

刺取朝廷事迷隱其辭爲吏所賣遂良白發於朝坐流驩州召拜
滄州刺史入爲司刑太常伯舉雍州司功參軍崔擢爲尚書郎不
得報私語擢所以然後擢犯罪告乾祐漏禁中語以自贖詔免官
卒昭德彊幹有父風擢明經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坐事貶振州
陵水尉還爲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創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
有二橋司農卿韋濟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省巨萬
計然洛水歲淤齧之繕者告勞昭德始累石代柱銳其前斲殺暴
濤水不能怒自是無患俄檢校內史薛懷義討突厥以昭德爲行
軍長史不見虜還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宜
典機衡以惑衆庶且父子猶相篡奪況姑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
思也乃罷承嗣爲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

承嗣爲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遣昭德詰其故昭德答殺慶之餘
黨散走因奏曰自古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
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陛下承天皇
顧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恨譖
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有人獲洛
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洛水餘
石豈盡能反邪時來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懼
昭德每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
權爲衆指目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曰臣聞魏冉誅庶族以
安秦忠也弱諸侯以彊國功也然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
不聞有王張祿一言而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卽覺悟則秦之霸
業或不傳子孫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公卿自執其職而已自

長壽以來厭怠細政擢委昭德乘總權綱而才小任重負氣彊復聾盲下民芻狗同列刻薄慶賞多所矯虔聲威翕習天下杜口臣伏見南臺敕自羣臣奏請陛下制已曰可而昭德建言不可制又從之且人臣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或便利不豫咨謀而畫可已行方輿駁異是揚露擅命以示於人歸美引咎誼不類此一切奏讞皆承風指陰相傅會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資將以託人尚憂失授況天下之重可輕委寄乎履霜堅冰須防其漸大權一去收之良難願陛下察臣之言又果毅鄧汪著石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鳳閣舍人逢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姚璿曰誠如所言昭德固負國矣乃貶欽州南賓尉俄召授監察御史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逆謀旣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時甚雨衆庶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神龍二年贈

左御史大夫建中二年加贈司空

吉頊洛州河南人長七尺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調明堂尉父哲爲易州刺史坐昧當死頊往見武承嗣自陳有二女弟請侍王巾盟者承嗣喜以犢車迎之三日未言問其故答曰父犯法且死故憂之承嗣爲表貸哲死遷頊龍馬監劉思禮謀反頊上變事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囚引近臣高闕生平所悟者凡三十六姓捕繫詔獄榜楚百慘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下冤之擢右肅政臺中丞來俊臣下獄司刑當以死狀三日不下頊從武后游苑中因閒言臣爲陛下耳目知俊臣狀人不出人以為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今爲成州司馬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蠹賊也尚何惜於是后斬俊臣而召安遠爲尚食奉御突厥陷趙定授檢校相州刺史且募兵制虜南向頊辭不知

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太原溫彬茂死高宗時封一笥書
諛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事
及突厥至趙去故后知虜且還項至募士無應者俄詔以皇太子
爲元帥應募日數千項還言狀后曰人心若是邪卿可爲羣臣道
之項誦語于朝諸武惡之始項善張易之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
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皆爲控鶴內供奉
項又彊敏故后倚爲腹心聖曆二年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爲刺史時武懿宗討契丹退保相州後爭功殿中懿宗陋短
俯僂項嚴語侵之無所容假后怒曰我在乃藉諸武它日安可保
銜之張易之兄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項計安出項曰公家以倖進
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不朽策願效之非止保身且世世
不絕胙易之流涕請項曰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幽閉上

春秋高武諸王非海內屬意公盍從容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易
弔爲質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閒如項教后意乃定旣而知項與謀
召見問狀項對廬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顧託於陛下當速有所
付乃還中宗明年項坐弟冒僞官貶琰川尉及辭召見泣曰臣去
國無復再謁願有所言然病棘請須臾間后命坐項曰水土皆一
盜有爭乎曰無曰以爲塗有爭乎曰無曰以塗爲佛與道有爭乎
曰有之項頓首曰雖臣亦以爲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
子再立而外家諸王竝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疏之不明是驅
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項尋徙始豐
尉客江都卒中宗之立項實倡之會得罪無知者睿宗初有發明
其忠乃下詔贈御史大夫

贊曰異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盜朝假虎

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昭德項進不以道君子恥之雖然一情區區抑武興唐其助有端則賢炎遠矣禕之玄同漏言及誅不失所以事君者云

裴劉魏李吉列傳第四十二終

魏州人

唐書百十七

張韋韓宋辛二李裴列傳第四十三

魏州人

唐書一百一十八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慷慨有志尚第進士補白水尉舉制科異等累遷監察御史按劾平直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司馬坂作大象廷珪諫以為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為塔極冶之金為象然猶有為之法不足高也填塞澗穴覆壓蟲蟻且巨億計工員窮窶驅役為勞饑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匄自贍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賣以充非浮屠所謂隨喜者今天下虛竭蒼生彫弊謂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之召見長生殿賞慰良厚因是罷役會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荆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併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為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荆益奴婢多國家

戶口姦豪掠買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
無益也抑聞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
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爲君羊非
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張易之誅讒窮治黨與廷
珪建言自古革命務歸人心則以刑勝治今唐曆不移天地復主
宜以仁化蕩宥且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亦則已暴罰一
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洗貸中宗納之神龍初詔白司馬坂復營佛
祠廷珪方奉詔抵河北道出其所見營築勞亟懷不能已上書切
爭且言自中興之初下詔書弛不急斥少監楊務廉以示中外今
土木復興不稱前詔掘壤伐木浸害生氣願罷之以紓窮乏帝不
省尋爲中書舍人甫遷禮部侍郎玄宗開元初大旱關中饑詔求
直言廷珪上疏曰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
則慮深故能轉禍爲福也景龍先天間凶黨構亂陛下神武汛掃
氛垢日月所燭無不濡澤明明上帝宜錫介福而頤陰陽衍候九
穀失稔關輔尤劇臣思天意始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
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故昭見咎異欲日慎一日永保大
和是皇天於陛下瞻顧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肯而實畏哉誠願
約心削志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道登端士放佞人屏後宮減外
廩場無蹴鞠之玩野絕從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戍矜惠博蠲蠲薄
徭賦去淫巧捐珠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
帝馮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恤而
億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繫禍福之原奈何
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冀有聞見何遽
孤其望哉再遷黃門侍郎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廷珪

執奏御史有譴當殺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王珪持節
巡天兵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者皆謂將襲回紇廷珪陳五不
可且言中國步多騎少人齎一石糧負甲百斤盛夏長驅晝夜不
休勞逸相絕其勢不敵一出軍掩敵兵不數萬不可以行廢農
廣饋饑歲不支二也千里遠襲其誰不知賊有斥候必能預防三
也狄人獸居積漠譬之石田克而無補四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
兵五也又請復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然納之因詔陸象先等
分使十道時遣使齎錦至石國市犬馬廷珪曰人馬非土性弗
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願省無益之故救必
然之急天下之幸坐漏禁內語出爲沔州刺史頻徙蘇宋魏三州
初景龍中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封戶多在河南河北諷
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租廷珪謂兩道倚大河

地唯輿股肱走集宜得其歡心安可不恤其患而殫其力若以桑
蠶所宜而加別稅則隴右羊馬山南椒漆山之銅錫鉛錯海之蜃
蛤魚鹽水旱皆免寧獨河南北外於王度哉願依貞觀永徽故事
準令折免詔可在官有威化入爲少府監封范陽縣男以太子詹
事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諡貞穆廷珪偉姿儀善八分書與李邕友
善及邕躓於仕屢表薦之人尚其方介云

韋湊字彥宗京兆萬年人祖叔諸貞觀中爲庫部郎中與弟吏部
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湊永淳初解褐婺
州參軍事徙資州司兵觀察使房昶才之表于朝遷揚州法曹州
人孟神爽罷仁壽令豪縱數犯法交通貴戚吏莫敢繩湊按治杖
殺之遠近稱伏人爲相王府屬時姚崇兼府長史嘗曰韋子識遠
文詳吾恨晚得之六遷司農少卿忤宗楚客出爲貝州刺史睿宗

立授鴻臚少卿徙太府兼通事舍人時改葬故太子重俊有詔加
諡又詔雪李多祚等罪議贈官湊上言王者發號出令必法大道
善善著惡惡明也賞罰所不加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臣議其君
子議其父曰靈曰厲者不敢以私亂公也臣伏見故太子與多祚
等擁北軍犯宸居破扉斬關兵指黃屋騎騰紫微和帝御玄武門
親諭逆順太子據鞍自若督眾不止逆黨悔非回兵執賊多祚伏
誅太子乃遁去明日帝見羣臣涕數行下曰幾不與公等相見其
爲危甚矣臣子之禮過位必趨蹙路馬芻有誅昔漢成帝爲太子
行不敢絕馳道秦師免冑過周北門王孫滿策其必敗推此則太
子稱兵宮中爲悖已甚以斬三思父子而嘉之乎則弄兵討逆以
安君父可也因欲自立則是爲逆又奚可喪此時韋氏逆未明義
未絕於太子母也子無廢母之理非中宗命廢之則又劫父廢母
且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晉太子申生諡
曰恭漢太子據諡曰戾今太子乃諡節閔臣所未論願與議諡者
質於御前使臣言非耶甘鼎鑊之誅申大義示天下臣言是耶咸
蒙冰釋不復異議如曰未然奈何使後世亂臣賊子資以爲辭宜
易諡以合經禮多祚等罪云免而不云雪帝瞿然引內閣中勞曰
誠如卿言業已爾奈何對曰太子實逆不可以褒請質行以諡時
大臣亦重改唯罷多祚等贈官景雲初作金仙等觀湊諫以爲方
農月興功雖貲出公主然高直售庸則農人捨耕取顧趨末棄本
恐天下有受其飢者不聽湊執爭以萬物生育草木昆蛟傷伐甚
多非仁聖本意帝詔外詳議中書令崔湜侍中岑羲曰公敢是耶
湊曰食厚祿死不敢顧況聖世必無死乎朝廷爲減費萬計出爲
陝汝岐三州刺史開元初欲建碑靖陵湊以古園陵不立碑又方

早不可與工諫而止遷將作大匠詔復孝敬皇帝廟號義宗湊諫曰傳云必也正名禮祖有功宗有德其廟百世不毀商有三宗周宗武王漢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歷代稱宗者皆方制海內德澤可尊列於昭穆是謂不毀孝敬皇帝未嘗南面且別立寢廟無稱宗之義遂罷遷右衛大將軍玄宗謂曰故事諸衛大將軍與尚書更爲之近時職輕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母辭尋徙河南尹封彭城郡公會洛陽主簿王鈞以昧抵死詔曰兩臺御史河南尹縱吏侵漁春秋重責帥其出湊曹州刺史侍御史張洽通州司馬久之遷太原尹兼北都軍器監邊備修舉詔賜時服勞勉之及病遣上醫臨治卒年六十五贈幽州都督諡曰文子見素

見素字會微質性仁厚及進士第授相王府參軍襲父爵擢累諫議大夫天寶五載爲江西山南黔中嶺南道黜陟使繩糾吏治所至震畏遷文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敘平允官有巧求輒下意聽納人多德之十三載玄宗苦雨潦閱六旬謂宰相非其人罷左相陳希烈詔楊國忠審擇大臣時吉溫得幸帝欲用之溫爲安祿山所厚國忠懼其進沮止之謀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皆以見素安雅易制國忠入白帝帝亦以相王府屬有舊恩遂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不悅謂國忠曰祿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代漢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懇論之既入帝迎諭曰卿等有疑祿山意耶國忠見素趨下流涕具陳祿山反明甚詔復位因以祿山表置帝前乃出帝令中官表思蘓傳詔曰此姑忍朕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進見未嘗不爲帝言之帝不入其語未幾祿山

反從帝入蜀陳玄禮之殺國忠也兵傷其首眾傳聲曰毋害韋公

父子獲免帝令壽王賜藥傅創次巴西詔兼左相封幽國公肅宗

立與房琯崔渙持節奉傳國璽及冊宣揚制命帝曰太子仁孝去

十三載已有傳位意屬方水旱左右勸我且須豐年今帝受命朕

如釋負矣煩卿等遠去善輔導之見素涕泣拜辭又命見素子諤

及中書舍人賈至為冊使判官謁見肅宗於順化郡肅宗問琯名

且舊虛懷待之以見素嘗附國忠禮遇獨減是歲十月丙申有星

犯昴見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人祿山將死矣

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

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

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

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

異還以相剋賊殆為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

驗明年三月至鳳翔拜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初行在所承喪亂

後兵吏三鈐簿領煬散選部文符偽濫帝欲廣懷士心至者一切

補官不加檢復見素奏宜明條綱以為持久帝未及從既還都選

者猥集補署無所日訴于朝乃追行其言會郭子儀亦為僕射徒

見素太子太師詔至蜀郡奉迎太上皇以功食實封三百戶上元

初以疾求致仕許之詔朝朔望寶應元年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謚

忠貞子諤

贊曰楊國忠本與安祿山爭寵故捕吉温以激其亂陰儲蜀貲待

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流涕爭祿山反狀將信所言以久其權

見素能言祿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玄宗不悟

仍相之卒為後帝所薄然猶完其要領幸矣謂見素為前知果非

也

謂歷京兆府司錄參軍國忠之死軍聚不解陳玄禮請殺貴妃以安衆帝意猶豫諤曰臣聞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惟割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妃死軍乃大悅擢諤御史中丞爲置頓使乘輿將行或曰國忠死不可往蜀請之河隴或請幸太原朔方涼州或曰如京師雜然不一帝心向蜀未能言諤曰今兵少不能捍賊還京非萬全計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帝問於衆衆然之遂至扶風乃決西幸後終給事中

頤字周仁諤弟益之子蚤孤事姊恭順及長身不衣帛通陰陽象緯博知山川風俗論議典據以門調補千牛備身自鄆尉判入等授萬年尉歷御史補闕與李約李正辭更進諷諫數移大事裴均

韋貫之李絳崔羣蕭俛皆布衣舊繼爲宰相朝廷典章多所資逮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長慶初爲大理少卿累遷給事中敬宗立授御史中丞爲戶部侍郎徙吏部卒贈禮部尚書所著易緼解推演終始有深誼旣喜接士後出莫不造門而李逢吉方結黨與擅國政頗傅會之素議遂衰然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云知人字行哲叔謙子弱而好古以國子舉授校書郎高宗時擢州參軍八人爲中臺郎知人自荆府兵曹遷司庫員外郎兼判司戎大夫事未幾卒子維繩

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陵會歲飢均力勸功人不知勞坐徐敬業親貶五泉主簿徙內江令教民耕桑縣爲刻頌遷戶部郎中善裁剖時負外宋之問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終太子右庶子

繩長文辭撫養宗屬孤幼無異情舉孝廉以母老不肯仕踰二十
年乃歷長安尉威行京師擢監察御史更泗涇鄜三州刺史天寶
初入爲祕書少監玄宗尚文視其職如尚書丞郎繩刊是圖簡以
善職稱終陳王傅

虛心字無逸維子舉孝廉遷大理丞侍御史神龍中按大獄僕射
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据正不撓景龍中屬羌叛既
禽捕有詔悉誅虛心惟論酋長死原活其餘遷御史中丞歷荆潞
揚三大都督府長史荊州有鄉豪負勢干法虛心籍其訾入之官
以廬江多盜遂縣舒城盜賊爲衰入爲工部尚書東京留守累封
南皮郡子卒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正弟虛舟歷洪魏二州刺史有
治名入爲刑部侍郎初維爲郎蒔柳于廷及虛心兄弟居郎省對
之輒斂容自叔謙後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家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長山縣男
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爲語父亡狀感咽幾絕故倫特愛之嘗曰此
兒必大吾宗然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
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
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
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爲盜賊州不能誅轉汴
州司尹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姚崇爲夏官侍郎
識之擢司禮博士五遷禮部郎中建昌王武攸寧母亡請鼓吹思
復持不可而止坐爲王同皎所薦貶始州長史遷滁州刺史州有
銅官人鑿鑿尤苦思復爲賈他鄙費省獲多有黃芝五生州署民
爲刻頌其祥徙襄州入拜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初
弭土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嚴善思坐譙王重福事捕

送詔獄有司劾善思任汝州刺史與王游至京師不暴王謀但奏東都有兵氣匿反罔上宜伏誅思復曰往韋氏擅內謀危社稷善思詣相府白陛下必卽位今詔追善思書發卽至使有逆節者肯遽奔命哉請集百官議議多同善思得免死流靜州遷中書舍人數指言得失頗見納用開元初爲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瘞思復上言夾河州縣飛蝗所至苗輒盡今游食至洛使者往來不敢顯言且天災流行庸可盡瘞望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務任至公之人持此誠實以答譴咎其驅蝗使一切宜罷玄宗然之出其疏付崇崇建遣思復使山東按所損還以實言崇又遣監察御史劉沼覆視沼希宰相意悉易故牒以聞故河南數州賦不得蠲崇惡之出爲德州刺史拜黃門侍郎帝北巡爲行在巡問賑給大使遷御史大夫性恬澹不喜爲繩察徙太子賓客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復爲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仍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諡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吏盧僕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初鄭仁傑李無爲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子

朝宗

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無乃爲狄又道路藉藉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深可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稱善特賜中上考帝傳位太子朝宗與將軍龐承宗諫曰太子雖睿聖宜且養成盛德帝不聽累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共傳

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坐所任吏擅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召爲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門匯爲潭以通西市材木出爲高平太守始開元未海內無事訛言兵當興衣冠潛爲避世計朝宗廬終南山爲長安尉霍仙奇所發玄宗怒使侍御史王鉷訊之貶吳興別駕卒朝宗喜識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

朝宗孫伋字相之性清簡元和初第進士自山南東道使府入爲殿中侍御史累遷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飲下車悉來謁一吏持籍請補缺負飲下教曰居官治吾不奪其不奉法無望縱舍缺者須按籍取可任任之會春服使至鄉有豪猾厚進賄使者求爲縣令使者請飲飲許之旣去召鄉豪責以撓法答其背以令

部中自是豪右畏戢時詔置五管監兵盡境賦不足充其費飲處以儉約遂爲定制衆以爲難卒贈工部侍郎

宋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瀑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頃虹蜺紛錯暑雨滯靈陰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

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未躬親乎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清光願勤思法官凝就大化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存乎人耳災興細微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藥雖復匏俛尚何救哉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卽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爲虛設又數年以來公私之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爲旣庶且富試踐閭陌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五九丁壯盡於邊塞孀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爲姦

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僞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祕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狹小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黃虧國經悖天道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媒黷疏奏不省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大都_{之明}不以封今命侯之家專擇雄與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

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餘州又請食賦附租庸歲送停封使息傳
驛之勞不見納以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嘗薦汝州參軍事
李欽憲後爲名臣卒年四十二時又有清源尉呂元泰亦上書言
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
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頃營寺塔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
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獯虜內侵帑藏虛竭戶口亡散天下人失業
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爲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
謂國富而乃驅役飢凍彫鐫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
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
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譟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督斂
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爲號非美名也安可以
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
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諭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灌衢路鼓
舞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報

辛替否字協時京兆萬年人景龍中爲左拾遺時置公主府官屬
而安樂府補授尤濫武崇訓死主弃故宅別築第侈費過度又盛
興佛寺公私疲匱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
其選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奉百姓餘食
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無倉卒之危垂拱無顛沛之患夫事有
惕耳目動心慮作下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賞倍
十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東帛不充於錫何所媿於無用之臣無力
之士哉古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且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嫁
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
至重至憐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爲禍

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怨也愛一女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士不盡力朝廷士不盡忠人心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使魯王賞同諸壻則有今日之福無曩日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所來所以禍者寵過也今棄一宅造一宅忘前悔忽後禍臣竊謂陛下乃憎之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願外謀宰臣爲久安計不使姦臣賊子有以伺之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虛卒輸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享久長之祚乎臣以爲減彫琢之費以闕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垂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疏見在失真實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爲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按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常欲填池壑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僚共給萬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

兵早相乘則沙門不能擐甲冑寺塔不足穰飢饉矣帝不省睿宗
立罷斜封官千餘人俄詔復之方營金仙玉真觀替否以左補闕
上疏曰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
逢耳聞不若自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
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
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爲無不成征無不服
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
腐帛爛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
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
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蠹財數百
億度人免租庸數十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乏半歲
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皆讒慝朋
佞喋喋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
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禍爲變享國不永受
終於凶婦取譏萬代詒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國太山
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淫雨不解穀荒
于龔麥爛于場入秋亢旱霜損蟲暴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
濟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
有幾歲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亂職此
由也而以百萬構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忍棄太宗之治本
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棄中宗短促之計何
以繼祖宗觀萬國耶陛下在韋氏時切齒羣凶今貴爲天子不改
其事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往見明敕一用貞觀故事且貞觀有
營寺觀加浮屠黃老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者乎往者和帝之

憐悖逆也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溫勸爲園亭工徒未息義兵交馳亭不得游宅不得息信邪僻之說成骨肉之刑陛下所見也今茲二觀得無晉卿之徒陰勸爲之冀誤骨肉不可不察也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豐年以所費之財給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疏奏帝不能用然嘉切直稍遷右臺殿中侍御史雍令劉少微侍權貪賊替否按之岑義屢以爲請替否曰我爲憲司懼勢以縱罪謂王法何少微坐死遷累賴王府長史卒年八十

李渤字濟之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裔父鈞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于世渤恥之不肯仕刻志於學與仲兒涉偕隱廬山嘗以列禦寇拒粟其妻怒是無婦也樂羊子捨金妻讓之是無夫也乃撫古聯德高蹈者以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孺梁鴻六人圖象讚其行因以自儆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

日黎文不亦載
入季傳載入
反積本色但云
遺書勸厲
便商括得體

杜兼遣吏持詔幣卽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矣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喻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卽大位凡所出而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子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茲非太平世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屢熟符貺委至千紀之姦不戰而拘纍疆梁之凶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視若不成人四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士樂而享之斯無時矣昔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跡接於

諸侯之國今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畜積以補綴盛德之闕利加于時名垂將來踴躍懷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若不至更加高秩如是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進其類皆有望於公公不爲起是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審察而諦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乃善渤海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爲守守不成不失爲戰又上禦戎新錄乃以著作郎召渤海遂起歲餘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三年上言至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而不知變天以變通之運遺陛下陛下順而革之則悠久宜乘平蔡之勢以德羈服恒充無不濟則恩威暢矣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以五聖營太平其難如此臣恐宰相羣臣蘊晦術略啓沃有所未盡使陛下翹然思文武禹湯而不獲也宜正六官敘九疇脩王制月令崇孝悌敦九族廣諫路黜選舉復俊造定四民省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相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與羣臣參講據經稽古應時便俗者使切磋周復作制度合宣父繼周之言謹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辨讎勃雖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擢爲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政務剝下佐用度而渤海奉詔弔郗士美喪在道上言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閩鄉戶三千而今千它州縣大抵類此推其敝始於攤逃人之賦假令十室五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石于

并非極泉不止誠繇聚斂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一賜禁止計不
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又言道路弗
不治驛馬多死憲宗得奏咨駭卽詔出飛龍馬數百給畿驛渤旣
以峭直觸要臣意乃謝病歸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
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俛文昌植陛下卽位倚以
責功安危治亂繫也方陛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而
天下事一以付之俛等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又不振拔舊典復
百司之本政之興廢在賞罰俛等未聞慰一首公使天下吏有所
勸黜一不職使尸祿有所懼士之邪正混然無章陛下比幸驪山
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學
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
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

元略當考上下前考于輩不實輩以賄死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
同任輩者應考中下然頃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少
府監裴通職脩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
入不報會渤請急馮宿領考功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爲上下郎
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爲清望官歲進名聽內考
非有司所得專渤舉舊事爲褒貶違朝廷制請如故事渤議遂廢
會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爲副元穎劾奏渤賣直售名資狂躁
干進不已外交方鎮求尉薦不宜在朝出爲虔州刺史渤奏還信
州移稅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廢冗役千六百人觀察使上狀
不閱歲遷江州刺史度支使張平叔斂天下逋租渤上言度支所
收貞元二年流戶賦錢四百四十萬臣州治田二千頃今旱死者
千九百頃若徇度支所斂臣懼天下謂陛下當大旱責民三十年

逋賦臣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里有詔蠲責渤又治湖水築隄七百步使人不病涉入爲職方郎中進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紫宸入閣帝久不出羣臣立屏外至頓仆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益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閣待罪會喚仗乃止退上疏曰今日入閣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倦旣積災釁必生小則爲旱爲孽大則爲兵爲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卽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又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循默不事若設官不責實不如罷之俄充理匭使建言事大者以聞次白宰相下以移有司有司不當許再納匭妄訴者加所坐一等以絕冒越詔可時政移近倖紀律蕩然渤勁正不顧患通章封無闕日天子雖幼昏亦感寤擢給事中賜金紫服五坊卒夜鬪傷縣人鄆令崔發怒敕吏捕捽其一中人也釋之帝大怒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發以囚坐雞于下俄而中人數十持挺亂擊發敗面折齒幾死吏哀請乃去旣而囚皆釋而發不得原渤上疏曰縣令曳辱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令罪在赦前而中人在赦後不寘于法臣恐四夷聞之慢倍之心生矣渤又誦言前神策軍在慢城篡京兆進食牙盤不時治致宦人益橫帝以問左右皆曰無之帝謂渤有黨出爲桂管觀察使它日宰相李逢吉等見帝曰發暴中人誠不敬然其母故宰相韋貫之姊年八十憂發成疾陛下方孝治宜少挺之帝惻然曰比諫官但言發枉未嘗道此卽遣使送發於家且撫尉其母韋拜詔泣對使者杖發四十猶奪其官至文宗乃用發爲懷州長史桂有灘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粵鑿爲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爲江水潰毀渠遂厥淺每轉餉役數十

戶濟一艘渤醜浚舊道鄣泄有宜舟楫利焉踰年以病歸洛大和中召拜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渤孤操自將不苟合於世人咸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悻直不少衰守節者尚之裴潏本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累遷左補闕於是兩河用兵憲宗任宦人爲館驛使檢稽出納有曹進王者尤恃恩倨甚使者過至加粹辱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潏諫曰凡驛有官專尸之畿內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御史爲之使以察過闕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宮闈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事不善誠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澄本正末宜塞侵官之原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擢起居舍人帝喜方士而柳泌爲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渴潏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

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刻祗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備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永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爲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謝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爲神以誅權賄僞窮情得不恥遁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爲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痊豈常進之餌哉況又金石性託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產

毒未易可制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樂大李少君後皆詐譎無成功事暴前策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僞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召潯再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參軍由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蔭贖金公成受賕不訴以赦免潯議曰杖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母之死送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久之繇給事中爲汝州刺史越法杖人輒死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遷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改刑部侍郎爲華州刺史召拜兵部侍郎出爲河南尹復還舊官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敬湊以道自任悉心事上疾黨附不爲權近所持嘗哀

古今辭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自號大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非與游者皆不取世恨其隘憲宗竟以藥棄天下世益謂潯知言穆宗雖誅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臯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爲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蔽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爲者聞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詔訪

畢不獲

李中敏字藏之系出隴西元和中擢進士第性剛峭與杜牧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沈傳師觀察江西辟爲判官入拜侍御史鄭注誣逐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大和六年大旱文宗內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時以司門員外郎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愆苗欲槁枯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爲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刑止流宋申錫位宰相生平饋致一不受其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數冤必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筦權之利然卜式請享以致雨況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斷一注以快忠臣之魂則天且雨矣帝不省中敏以病告滿歸潁陽注誅以司勳員外郎召累遷諫議大夫爲理匭使建言一書者將納於匭有司先審其副有不可輒卻之臣謂匭出禁中暮而入爲下開必達之路廣聰明直枉結若有司先裁可否然事不重密非窮塞得自申意請一裁諸上詔可遷給事中仇士良以開府階陰其子中敏曰內謁者監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繇是復棄官去開成末爲婺杭二州刺史卒于官

中敏所善李欽字言源長慶初第進士爲侍御史注自邠寧入朝款伏閣劾奏注內通敕使外結朝臣往來兩地卜射昧謝帝不省後寔用事款被斥去注死繇倉部員外郎累遷江西觀察使終澶王傳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累擢侍御史鄭注

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譁言將用之甘顯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既而麻出乃以趙儋爲鄜坊節度使甘坐輕肆貶封州司馬而李訓內亦惡注繇是注卒不相甘終于貶始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讎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纒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痂銜哀雨血行路獨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見踐操如此未聞執事門言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醫疽劓胙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閭脫之僑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今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犖徒步請尸仇手與夫舍腐忍瘡者孰多牢絕乳卽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牢之贖喪潞帥備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旣篡之矣卽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卽自任類此牢後亦擢進士第贊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而後有誅夷斥竄事然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以邀士賈直者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弊也若廷珪數子優游彌縫皆中時病非所謂賈直自榮者也至渤爭晏朝潞諫方士甘斥鄭注不可作宰相排寵救危不得不爾賢哉

家數侯末輪華嚴過許史梁邵建其德崇者議直位是者貴也故

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繁雜入諸書水身之後上宜多難

先聖從權故臣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曰成王周公曰成王

再假光寵尚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起用成王周公曰成王周公曰成王

傳請禁中求宰相朝廷許言將用之曰臣信臣宰相者
當先德望後文德洋何人欲從臣者臣願出
乃以趙修為郵坊節度使臣等願出
注錄是江卒不相計終下世於何人楊守令松年不至行其方
不可外宰朕非寵外武不爵不爾贊哉

中執事非汎賈直自榮者也至德中是傳勸賴文士甘其禮也
之以勸賈直之不悅執事常執也若或枉幾子則執事
而勢有精吏孔竄事然近古執言高而難資以遊之賈直嘗
贊曰夫以下舉士士汎其患烈且各量多姑士夫亦與下舉
論無異其資乎其幾取自封賤也率亦舉士舉

武李賈白列傳第四十四
武平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武
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修浮屠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平一
居母喪迫召為起居舍人丐終制不見聽景龍二年兼修文館直
學士時天子暗柔不君韋后丞亂外戚盛平一重斥語即自請抑
母黨上言去歲熒感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太角臣聞
災不安生上見下應信如景響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
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豐速故
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
先聖從權故臣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乃
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僭陽河洛汎溢

武李賈白列傳第四十四

潁川王國節
氏闕而中

唐書一百一十九

武平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武
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修浮屠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平一
居母喪迫召為起居舍人丐終制不見聽景龍二年兼修文館直
學士時天子暗柔不君韋后丞亂外戚盛平一重斥語即自請抑
母黨上言去歲熒感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太角臣聞
災不安生上見下應信如景響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
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豐速故
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
先聖從權故臣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乃
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僭陽河洛汎溢

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帝慰勉不許遷考功員外郎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黨相根毀親貴離闕帝患之欲令敦和以訪平一因上書曰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遽而難治刑政乖舛四支疾也親權猜間心腹患也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是知親族以輯睦爲義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內離怨結姻婭疑生骨肉邀榮之徒詭獻忠款膏脣之伍苟輸讒計脅肩耶第之中噤頤媪宦之側故過從絕猜嫌構親愛乖黨與生積霜成冰禍不可既願悉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申以恩勤斥姦人塞讒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慈示嚴惟陛下之命帝美其忠切卒不用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

侯官族它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張說素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卬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後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祿少卿嬰監酒嬰滑稽敏給詔學士嘲之嬰能抗數人酒酣胡人襪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宋廷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于物因心

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驚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卽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況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媒狎虧汗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廷可也不納玄宗立貶蘇州參軍徙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嘗因詩頌規誠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旣謫而名不衰開元末卒孫元衡儒衡別傳

李乂字尚真趙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工屬文中書令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第進士茂才異等累調萬年尉長安三年詔雍州長史薛季昶選部吏才中御史者季昶以乂聞擢監察御史劾奏無避景龍初葉靜能怙勢又條其姦中宗不納遷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帝遣使江南發在所庫貲以贖生乂上疏以爲江南魚鼈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旣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拯物不如憂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網罟歲廣施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貲減方困之徭其澤多矣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乂草定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封中山郡公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李乂不可過耳諫罷金仙玉真二觀帝雖不從優容之太平公主干政欲引乂自附乂深自拒絕開元初姚崇爲紫微令薦爲侍郎外託引重實去其糾駁

權畏又明切也未幾除刑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黃門監謚曰貞
遺令薄葬毋還鄉里又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葬日蘇
頤畢構馬懷素往祖之哭曰非公爲慟而誰慟歟又事兄尚一尚
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爲一集號李氏花萼集又所
著甚多尚一終清源尉尚貞博州刺史

賈曾河南洛陽人父言忠貌魁梧事母以孝聞補萬年主簿護役
蓬萊宮或短其苛高宗廷詰辯列詳諦帝異之擢監察御史方事
遼東奉使稟軍餉還奉上山川道里并陳高麗可破狀帝問諸將
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下所自悉龐同善雖非鬪將而持軍嚴薛
仁貴栗勇冠軍高侃忠果而謀契苾何力性沈毅雖忌前有統御
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勣者帝然所許衆亦以爲知言
累轉吏部員外郎李敬玄兼尚書言忠尚氣及主選不能下貶邵
州司馬失武懿宗意下獄幾死左除建州司戶參軍卒曾少有名
景雲中爲吏部員外郎玄宗爲太子遴選官僚以曾爲舍人太子
數遣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肄習曾諫曰作樂崇德以和人神韶夏
有容咸英有節而女樂不與其間昔魯用孔子幾霸戎有由余而
彊齊秦遺以女樂故孔子行由余出奔良以治容哇咬蠱心喪志
聖賢疾之最甚殿下渴賢之美未彰好伎之聲先聞非所以追啓
誦嗣堯舜之烈也餘閑宴私後廷伎樂古亦有之猶當祕隱不以
示人况閱之所司明示羣臣哉願下令屏倡優女子諸使者採召
一切罷止太子手令嘉答俄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徙諫議
大夫知制誥天子親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曾請合享天地如
古制并從祀等坐睿宗詔宰相禮官議皆如曾請開元初復拜中
書舍人曾固辭議者謂中書乃曹司非官稱嫌名在禮不諱乃就

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文辭稱時號蘇賈後坐事貶洋州刺史
歷虔鄭等州刺史遷禮部侍郎卒于至

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
誥帝傳位至當讓冊既進肅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爲之辭今茲
命冊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鳴
咽流涕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肅宗新
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自効至諫曰聖人誅亂必先
示法令崇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將
軍去榮以朔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犯
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
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贲守雍丘
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弧矢絕

倫劔術無前者特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
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彼逆亂之人有
逆於此而順於彼乎亂富平而治於陝乎悖縣令能不悖於君乎
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羣
臣議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爲法者天地大典
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開元
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
復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
下可安之耶詔可蒲州刺史以河東瀕賊徹傅城廬舍五千室不
使賊得保聚民大擾詔遣至尉安官助營完蒲人乃安坐小法貶
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遷尚書左丞楊綰建請依古制縣令
舉孝廉于刺史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多是綰言至議以

爲自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僑處因緣官族所在占籍今鄉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大州得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轉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大曆初徙兵部累封信都縣伯進京兆尹七年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邳父季康爲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說刺史李洎自歸累擢襄州別駕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生八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整屋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卽建言乞盡免

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官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河東王鏐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鏐誅求百計不卹彫瘵所得財號爲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鏐爭東割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復追是時孫璿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璿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閩鄉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

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會
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代專
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
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
神策旣不置行營節度卽承璀爲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
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
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恥受承璀節制心有不樂
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銳帝不聽旣而兵老不決
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璀外則盧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
璀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
爲計空得一縣卽壁不進理無成功不亟罷之且有四害以府帑
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彊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
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
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熏蒸雖不顧死孰堪其
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怵于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
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彊弱費之多少彼
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
而罷則損威失柄祗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
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
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
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
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
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明年以母喪解
還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

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爲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爲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旣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玄宗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伸心發狂何以效之曰拜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懼上心旣悟爲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錫死握中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讎國恥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光顏故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圍與牛元翼合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爲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無能爲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勾外遷爲杭州刺史始築隄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

史病免文宗立以祕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大和初二
李黨事興險利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然楊虞卿與居
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斥乃移病還東都除太子賓
客分司踰年卽拜河南尹復以賓客分司開成初起爲同州刺史
不拜改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
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毋請諡居易
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湔剔抉摩多見聽可然爲當路所忌遂擯
斥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旣復用又皆初君偃蹇益不合居官
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
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暮
節惑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叟鄭
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爲

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
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
一金其僞者相輒能辯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
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
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才章蓋天稟然敏中爲相請諡有司
曰文後履道第卒爲佛寺東都江州人爲立祠焉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
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敘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
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爲雜律又譏世人
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
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艷不
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入

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積中道微險得宰相名望濯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行簡字知退擢進士辟盧坦劔南東川府罷與居易自忠州入朝授左拾遺累遷主客員外郎代韋詞判度支按進郎中長慶時振武營田使賀拔志歲終結課最詔行簡閱實發其妄志懼自刺不殊行簡敏而有辭後學所慕尚寶曆二年卒

敏中字用晦少孤承學諸兄長慶初第進士辟義成節度使李聽府聽一見許其遠到遷右拾遺改殿中侍御史爲符澈邠寧副使澈卒以能政聞御史中丞高元裕薦爲侍御史再轉左司員外郎武宗雅聞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言其

衰忝不任事卽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卽日知制詔召入翰林爲學士進承旨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德裕貶敏中抵之甚力議者訾惡德裕著書亦言惟以怨報德爲不可測蓋斥敏中云歷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太原郡公自員外凡五年十三遷崔鉉輔政欲專任患敏中居右會党項數寇邊鉉言宜得大臣鎮撫天子嚮其言故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寧節度招撫制置使初帝愛萬壽公主欲下嫁士人時鄭顥擢進士第有閹閱敏中以充選顥與盧氏婚將授室而罷銜之敏中自以居外輿顥讒自訴于帝帝曰朕知久矣若用顥言庸相任耶顧左右取書一函發視悉顥所上敏中乃安及行帝御安福樓以餞頒璽書諭尉賜通天帶衛以神策兵開府辟士禮如裴度討淮西時次寧州諸將已破羌賊敏中卽說諭其衆

皆願棄兵爲業乃自南山並河按屯保回繞千里又規蕭關通靈
威路使爲耕戰具踰年檢校司徒徙劍南西川增驃軍完創關壁
治蜀五年有勞加兼太子太師徙荆南懿宗立召拜司徒門下侍
郎遷平章事數月足病不任謁固求避位不許中使者勞問俾對
別殿毋拜右補闕王譜奏言敏中病四月陛下坐朝與他宰相語
不三刻安暇論天下事願聽其請無使有持寵曠貴之譏書聞帝
怒斥譜陽翟令給事中鄭公輿申救不聽譜者侍中珪之遠裔未
幾加敏中中書令自裴度以勲德居而敏中以恩澤進咸通二年
南蠻擾邊召敏中入議許挾扶升殿固求免乃出爲鳳翔節度使
三奏願歸守墳墓除東都留守不敢拜許以太傅致仕詔書未至卒
冊贈太尉博士曹鄴責其病不堅退且逐諫臣舉怙威肆行諡曰醜
武李賈白列傳第四十四終

